

林語堂無所不談

胡有瑞

林語堂，福建省龍溪縣人，民國前十七年生。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畢業，曾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殷內大學和萊比錫大學研究語言學，得到哈佛大學碩士、萊比錫大學博士學位。

他曾在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北京大學執教，也曾任廈門大學文學院院長，以及南洋大學校長。他曾旅居國外三十多年，用英文創作，是世界聞名的作家，並且被列為二十世紀世界的智慧人物之一。

他是學者，也是作家，他精通英文，也擅於中國文學，是位「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一代大師。



林語堂攝於機場

每次走向陽明山麓，經過那幢紅瓦白牆的屋宇時，心中總有着叩動門扉，一訪「幽默大師」的衝動。那幢庭園幽美，設計古樸和雅緻的房屋，真是美透，也雅極了。迴廊、天井、圓柱和平房，東方的韻

味參雜了西方的設計，正像屋主林語堂一樣：兩腳踏東西文化。

「林語堂」，這是個響亮的名字，認識這三個字，仰慕這個名字，該是我讀小學的時候，因為，我看了林家女兒寫的「吾家」，書中描繪的情景和趣事，說實在的，對一個十歲多的孩子來說，是奇妙和偉大的。

再接觸林語堂和他的書是「京華煙雲」，看書的時候也才初一，可是，到如今，故事中的女主角木蘭的一切，仍然能鮮活地顯現在腦中。

記得是九年前，我要到機場去採訪幽默大師歸國的消息，那時，我的感覺是驚喜、緊張和惶恐，腦中一直在打轉，該怎麼透過我的筆，寫下這位文壇大家的風采和睿智？



第三屆亞洲作家會議中，林語堂會長在記者會中
報告籌備經過

「林語堂的語絲」，那是我採訪生涯中，第一篇所寫有關這位大師的文章。

不高的個子，圓潤而純樸的笑臉，還有那註冊商標的煙斗，溫文儒雅，也慈祥 and 藹，這就是這位蜚聲

國際學人予我的第一印象。

記得那天在機場，他談寫作、談時事、談文學，也談幽默，真是「無所不談」，串串的笑聲時時揚起，時間雖然短，可是，在這樣一位博學而通達的長者身邊，那感覺真是如沐春風。

因此，當林博士回國定居以後，我曾作過多次訪問，也有時在電話中閒聊。記

得，有一次報社要一篇批評韓素英的文章，在緊迫中，我只有找林博士，真好，他攔下手邊的工作，在電話中細細地分析韓素英可憐復可惡的行爲。接着，他叮嚀道：「去寫吧！最好不要寫是我說的。」結果，在中央日報航空版刊出時，那是篇很好的分析文章。

寫作的樂趣

「真快活！」

「這一生，我做了許多我喜歡做的事。」

去年，林博士過八十大壽，在學術文化界爲他舉行的慶祝茶會中，他一再喃喃地說着這兩句話。

隨着他的話音，再看看會場一頭所陳列的作品，就會深切了解到他快活的原因——五十多本的作品，中文的、英文的；小說、傳記、散文、譯著，一厚本、一厚本，本本都是銷售了三、四十版的作品。

「我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寫作。」

五十年前，當他從萊比錫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教書時，就拿起了筆，展開筆耕生涯。於是，他自由在地徜徉在自己的興趣上近半個世紀，逍遙復快樂。

能成爲世界聞名的作家；能成爲廿世紀世界的智慧人物之一，秘訣在那兒？

他說是性靈，根據自己的直覺下判斷，思索自己的觀念，創立自己獨特的見解。「這樣的文章才會有生命。」

「要想寫出一流水準的文章，要想成爲名作家，那麼，他所寫出的文章，必須有風格，也就是文中要有風骨。」

他解釋，風格就是一個人思想、感情和所有言行的表現，由一個人文章的筆調，就可以看出一個人日常言行的風格；而文章的風格，可以調皮，可以豪放，也可以風趣，各人有各人不同的風格，但是，各人要想在文章中表露獨特的風格，就必須注重性靈的培養。

「在古文中，可以說找不到含有性靈的文章，由於受到文字的限制，古文都太注重文字，慣於堆砌詞藻，淹沒了作者個人的風格。」

他說，一篇好的小說，注重的是描寫的技術和想像的逼真。但是，一篇雋永的散文，却在乎作者個人見解的高超。

「文貴自然，散文的好，必須好在清新、真實，必須避陳腐，也要忌呆板，不可輕浮和油腔滑調。」

對時下一般人寫作的通病，他指出：許多人也許是崇尚摩登，因此常愛短話長說，明明四個字可以說完的，硬要扯上十個字，這樣就犯了古文堆砌字句的毛病。

他看不起也不喜歡引經據典的文章，「那是抄書」。

他常說：一般人寫文章，着重文字的推敲，其實文章本身的修辭固然重要，但作者的思想、情感、往往更重要，僅有優美修辭的作品，永遠不能列為第一流。由思想、情感、德性構成的作者的性靈與獨特風格，就成為這個作者作品的骨骼，沒有骨骼的作品，是言之無物，是不值得一讀的。

從三十年代，他創辦的「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雜誌起，他就用筆寫下了清順自然，意境深遠的文章，此後的五十年，他的筆愈寫愈具風骨，就以爲中央社所寫的「無所不談」專欄文章來說，儘管每篇主題不同，或評事，或談物，或論景，可是，篇篇都具有相同的特色，雋永而流暢。

他曾說過，「靈感，我不相信」，不過，他堅持，寫文章，必須「靜」、「專」和「興趣」。人要靜下來，心也要專，再加上興趣，文思自然潮湧而起。「興趣」，是林博士寫作生涯中，生命瓊漿的泉源。

他曾說過：從事寫作，必須依靠着興趣，同時也要因爲天性所近而去寫作，這樣才會喜歡寫，從寫中尋找到樂趣而不感到苦。

「天下的事，如果要想成功夫，都必須下苦功，如果是天性所近的話，即使加倍用力也不覺得苦了。」

他的女公子林太乙曾經在「我的父親林語堂」中寫過自己走上寫作的路，是父親曾經對她說過：

「『要做作家最要緊的事，是要對人對四周的事物有興趣，要比別人有更深的感覺和了悟。』我就這樣受父親潛移默化，不知不覺的走上寫作的路。」

基於這個道理，林博士真的是位興趣廣泛的人，他愛花、愛魚、愛一切自然界的景物，因此，他能談垂釣之樂，也可談蒔花之趣，或是美食之妙；他也愛人、愛世界以及週遭的一切，每一樣物或事，出現在

他的筆端。由於他精心的賞悟，也就分外的美，分外的真了。

林太乙說：「他是藉自身對人生事物的深刻感悟而寫作，並由寫作而獲得更深的感悟。」

在過往的五十年中，他拿筆的時候多，有時清晨六點多就開始寫作，一天要用十多小時在書桌旁，那段「書桌的光陰」，他一些也不覺得苦，更不會感到累，他說：「有了興趣，你是不會去計算鐘點的。」

幽默的定義

風趣和洒脫，是林博士的風骨之一。

很自然的，一提到林語堂，人們自然地爲他冠上「幽默大師」四個字。

那年，他回國小遊，臨行前，他特別說了十個字的臨別贈言：「文章可幽默，做事須認真。」

當時，他一再地說：「這看似簡短的十個字，如果大家運用它，將會產生莫大作用的。」

他對幽默所下的定義是：「幽默是叫人發笑的話，但是使人發笑的方法不是油滑，而是對人生有了深刻觀察後所說的老實話，幽默的語句都近人情，而且

含有悲天憫人的胸懷。」

「幽默，是莊諧並重的，使讀的人，引起一種會心的微笑。」

「幽默和諷刺是不同的，諷刺是以尖銳冷酷的語言譏笑別人。諷刺是一種一針見血的，容易刺破別人的假面具；而幽默，是清涼劑，令人舒服，可以自然的吸收，所表現於語言、文字的，則是點到爲止。」

「幽默，在某些場合，是透過藝術的口吻，而說出來的真話，有了幽默，險惡、虛偽，將會消弭在無形，這就是幽默的最高境界。」

「中國文字最大的毛病，是大部份文章講求衛道、八股，或是一大篇的官樣訓話，而沒有得到幽默的滋潤。」

幽默的培養，必須多讀書，多深入的了解事物，然後，就可言談中流露出幽默感來。

他曾經舉過兩個有趣的「幽默」例子：

——漢朝時，張敞爲妻畫眉的故事，鬧得漢帝都知道了，就很正經地問張敞有沒有這回事，張敞回答說：「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

——我曾經說過：「男人的眼睛，喜見女人的裙子愈穿愈短，可是，有人加上一句『最好不穿』，就是流氣，不是幽默了。」

讀書的方法

黃山谷說：「三日不讀書，便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林博士說：「這是一句名言，含有至理。讀書可以養性，可以啓發心靈，也可以增加風趣。」

他解釋：黃山谷所謂的面目可憎，不可作面孔不漂亮解，而是指讀書人之議論風采說法，有人面目平常，但談起話來，令人有如飲醇酒，如坐春風的感覺。有人面目姣好，但一與交談，風韻全無，便覺索然，這就是與讀書多少有關；至於語言無味，那就要看所讀的是什麼書，以及讀書的方法了。讀書讀出了味，語言自然有味，語言有味，做出的文章亦必有味了。

他說：「讀書是文明生活中，人所共認的一種樂趣，凡是以勉強的態度去讀書的人，都是不懂得讀書藝術的人，更談不上讀書的樂趣。」



林語堂十八壽

讀了幾十年的書，真是愈讀愈有味，有次他曾談起過自己讀書的習慣：

「我不喜歡第二流的作家，我所要的是表示人生的文學界中最高尚的和最下流的。在最高尚的一級可以說是人類思想之源頭，如孔子、老子、莊子、柏拉圖等等，我所愛之最下流的作品，有如 Baroness Orczy Edgar Wallace 和一般價極低廉的小書，而尤好民間歌謠和蘇州船戶的歌曲。」

「讀一個人的作品，絕不應有在盡義務感覺，我只是讀心悅誠服的東西，他們吸引我的力量在於他們的作風，或相近的觀念，我讀書極少，不過，我相信我讀一本書得益比別人讀十本的爲多，如果那特別的著者與我有相近的觀念，由是我用心吸收其著作，不久便似潛生根蒂於心內了。」

他認爲，讀書必須讀自己性之所近的书，「我相信強迫人讀書是沒用的，人人必須自尋其相近的靈魂，然後其作品乃能成爲生活的。」

「興味到時，拿起一本書就讀」，這是林博士讀書的原則，而「養趣」，就是他讀好書的訣竅。

對讀書，他提倡絕對的自由主義，他認爲，人無

論是在學校、在家裏，無論是從商、坐辦公室，都可以利用休閒時間看書。

他很同情在校的學生，認爲他們在學校讀書有四大不可：①所讀非書，學校專讀教科書，而教科書並不是真正的書，與其讀一本小说概論，倒不如讀三國、水滸，讀一部歷史教科書，不如讀史記。②無書可讀，限於學校的藏書。③不許讀書，因爲在課室內看書，例所不許。④書讀不好，因爲處處受到校規的干擾，毛孔骨節，皆不爽快。

他又說過：「學問思想是慢慢從胚胎裏滋長出來的，讀書不可勉強，世上無人人必讀的書，祇有在某時某地某種心境不得不讀之書。有所應讀，我乃可不讀，有此時可讀，彼時不可讀之書，見解未到，必不可讀，思想發育程度未到，亦不可讀。」

凡是好書，都值得重讀，自己見解愈深，學問愈進，愈讀得出味道來。」

他曾提到過治學有三條門徑：一、要認爲讀書是爲自己讀書，不是爲別人，更不是爲文憑。因此，既爲自己讀書，必會勤勉苦攻，廢寢忘食而樂在其中。

二、要滿足自己的興趣，自己願學什麼，喜歡學什麼，就學什麼，不喜歡的不要學，與志趣不合的，學也學不好。

三、要找出合於自己興趣的題目，專心深入，不可以東找找，西看看，否則，所得的只是一鱗半爪，不能生根。

「學問只要生根，不怕它不會繁榮滋長。」

喜愛的作品

徜徉在寫作路上五十年中，林博士為自己擷取了人生的樂趣，也為中外文壇留下了可貴的篇章。

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六六年，這整整三十年間，他用英文完成了「生活的藝術」、「蘇東坡評傳」、「京華煙雲」、「朱門」、「風聲鶴唳」、「紅牡丹」等，有些發行了四十版，有些一直保持暢銷記錄。

在他所寫過的九部小說，每一部中，都多多少少找得出他的影子。只是，「小說裏的人物，要比真人誇張，再加上了幻想。」

所有的著作中，他偏愛「蘇東坡評傳」，為的是

「偏愛蘇東坡的才氣，和憫人諷己的幽默。」

說起那本廣受歡迎的「生活的藝術」，他指出，由於書中對生活的描述和論點，寫的全是中國文人，如陶淵明、蘇東坡等，他們對人生的達觀態度，對中國人說來是老生常談，但西洋人看來就覺得新奇了，因此就得到大家的歡迎。

在他的著作中，就小說類和非小說類來說，林博士比較喜歡傳記性的著作，而在小說中，他還是喜歡那本膾炙人口的「京華煙雲」。

在遍閱中外小說中，他極力推介「紅樓夢」，他說：「以文學評價的眼光，如果要說出世界最好的長篇小說，『紅樓夢』確應佔有重要地位。」

對「紅樓夢」，林博士最讚佩曹雪芹對人物刻劃的成功，書中的每一個人物都鏤刻得「神氣活現，呼之欲出」。其次，則是曹雪芹對兒女閨情的寫作，「不但寫得出，而且還寫得好，幾千年來也沒人能夠寫得過他。」

而「紅樓夢」的結構，林博士認為是相當成功的。「我國的小說，一向結構很弱，像『官場現形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結構都嫌散漫。可是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描寫了很多很多的人，而結構却是完整的，所以『紅樓夢』的偉大，一半固然是兒女私情刻劃的成功，一半也是結構緊密所致。

他欣賞「紅樓夢」中的人物也是獨具一格的，既不是黛玉，也不是寶釵，而是探春。

他說：寶釵的個性太難說，黛玉又太天真，而探春却是個明事理的人，她頭腦清楚，看事明晰，她的利害和能幹不在寶釵之下。

「探春的精明，可以由兩件事看出，一是她代理鳳姐治家時，將賈府整理得井井有條；另一是，探春早已看出了賈府的敗象，因此，當她遠適南方，臨上花轎時點淚不滴，由這兩件事，可以看出探春的精明和可愛了。」

「紅樓夢」的大小人物中，林博士說，他最不喜歡妙玉，「一個色情狂的小尼姑」。

從林博士的著述中，可以發現他極喜愛「浮生六記」這本書，他曾將全書翻成英文，而且他還曾動過念頭到蘇州城外福壽山去找尋沈三白夫婦的墳墓。

對「浮生六記」的喜愛，這是可以想見的，因為

這是部與他「性情相近」的作品，書中主角沈三白與芸娘那種愛真、愛美的精神，和他所表現的知足常樂、恬淡自適的天性甚近，這些都一直是林博士所追逐的「性靈」生活。

「故事中，我彷彿看到中國處世哲學的精華，在他們夫婦的生平上表現出來……踴躍不遂，而仍不改其樂……」

有趣的人生

「人生必有癡，而後有成。癡各不同，或癡於財，或癡於祿，或癡於情，或癡於漁，各行其事，皆無不可。」

這是林博士的人生哲學，由於他崇尚癡，而癡的範圍又多傾向性靈的美和真，因此，他稱得上是位洒脱的名士。

「講學問，尊德性是先儒之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孔子的明訓，行為尊孔、孟，思想服老莊」，這是他自勵的準繩。

「文字不好無妨，人不可不做好」，這是他基本的看法。

林博士也說過他是「孟子派中人」，「我是自小愛孟子的，孟子是儒家中的理想主義者，文字中有一種蓬勃蔥鬱之氣，令人喜歡，令人感動。」

「現代青年人，應該多讀孟子，常讀孟子，孟子一身都是英俊之氣，於青年人之立志淬勵工夫是一種補劑。孟子專言養志、養氣，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是積極的。『雖有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這句話，永遠繁繞在我心上，這樣的人生觀不是很好嗎？」

在細讀每一篇「無所不談」專欄的文章，就可以瞭然一代大師浩蕩的胸懷，以及他那純真、瀟灑和追求真與美的天性。

住在臺北的那些年中，他的文章，他的看法，有時引起了批評。而最令他痛惡的是，他的書時時被盜印，對這些，他都以淡然的一笑拋了開去，那分雅量，那分洒脱，常使人覺得訝異和驚佩。

「一斗在手，人生無窮」，這曾是林博士生活的寫照。

對煙斗，他是極為喜愛的，一手執筆，再口含煙斗，這曾是他四十多年來慣然的姿態。

他常說：煙斗真好，能安神、能幫助一個人運用思想。「煙斗，使人沉思，而更大的好處，是能保持家庭的和平。因為，你見過一個啣着煙斗的人與人爭吵和發脾氣嗎？」

煙斗，曾是他沉思的工具，也是他與林太太那段甜甜蜜蜜金玉良緣的恩物。

當他羈旅海外三十多年後，九年前，他定居陽明山麓的永福里，最初是租住一幢漂亮的白屋，有游泳池、有花園，在他刻意的經營下，曾頗具「林園之勝」。接着，他在白屋斜對面建造了一幢雅緻精美的屋宇，長溜的平房圍成的天井，很像一個四合院，最令人欣賞的，是客廳外的長廊，面對着後院和山後的風光。每遇客人來訪，就在廊下茗茶閒聊。院中有美麗的花草，還有奔跳的鷄羣，一切都愜適而雅然。

每天，他在書房中寫作，以及編那本適用的字典。當時他曾說過：「以前，我寫的全是英文著作，現在，要開始中文的寫作。」

可惜的是，快兩、三年了，林博士的身體有些不適，他很少提筆，也很少見客，使人不能常見他溫文的笑臉和如珠的笑語。

去年的十月，他坐着輪椅回到臺北，來接受學術文化界人士爲他舉行的八十壽辰茶會。

那次，使人有着「歲月不饒人」的感覺。他的面頰略顯清瘦，語音也低微了些，最最令人覺得遺憾的是，他放下了跟隨了四十多年的註冊商標——煙斗。

「爲了身體，醫生囑我戒煙，想抽時，我拿的不

是煙斗，而是糖菓。」

「活得快活」，這是林博士對八十年人生的唯一感想。

說實在的，樂觀、豁達和睿智，這是幽默大師的心性，而這位舉世聞名的作家給讀者所留的印象是：他是作家，也是學者；是雅士，也是智者。

林語堂博士已出版書目

三十年代：上海出版

1. 開明英文讀本三冊（初中用）
2. KAIMING ENGLISH GRAMMAR 開明英文文法（創造的文法）
3. THE LITTLE CRITIC 小評論（英文小品）
4. CONFUCIUS SAW NANCY AND ESSAYS ABOUT NOTHING 子見南子及其他（散文）
5. A NUN OF TAISHAN AND OTHER TRANSLATIONS 老殘遊記二集及其他

豐收的年代：美國出版

6.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吾國與吾民（論著）1935

7.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中國新聞輿論史 1936
8.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生活的藝術 (論著) 1937
9. WISDOM OF CONFUCIUS 孔子的智慧 (編) 1938
10. MOMENT IN PEKING 京華煙雲 (小說) 1939
11. WITH LOVE AND IRONY 散文 (小品) 1940
12. A LEAF IN THE STORM 風聲鶴唳 (小說) 1941
13.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 中國印度之智慧 (編) 1942
14.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啼笑皆非 (政評) 1943
15. THE VIGIL OF A NATION 枕戈待旦 (抗戰遊記) 1944
16. THE GAY GENIUS 蘇東坡評傳 1947
17. CHINATOWN FAMILY 唐人街 (小說) 1948
18. WISDOM OF LAOTSE 老子的智慧 (道德經——以莊解老) 1949
19. ON THE WISDOM OF AMERICA 美國的智慧 (編著) 1950
20. WIDOW, NUN AND COURTESAN 寡婦、妾與歌妓 (包括全家村老殘二集、杜十娘三篇) 1951
21. 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 中國著名短篇小說 (重編) 1952
22. VERMILION GATE 朱門 (小說) 1952
23. LOOKING BEYOND (UNEXPECTED ISLAND) 奇蹟 (小說) 1955
24. THE SECRET NAME 匿名 (論著) 1958
25. THE CHINESE WAY OF LIFE 中國的生活 1959
26. FROM PAGAN TO CHRISTION 皈依耶教 (論) 1959

近作：臺灣出版

27.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中文小品英譯 1960
28. THE RED PEONY 紅牡丹 (小說) 1961
29. IMPERIAL PEKING 輝皇北京 (著——北京史) 1961
30. PLEASURES OF A NONCONFORMIST 不羈 (南美演講及小品) 1962
31. JUNIPER LOA 賴柏英 (小說) 1963
32. THE FLIGHT OF THE INNOCENTS 迷向自由城 (小說) 1964
33. LADY WU 武氏傳 (武則天) 1965
34. THE CHINESE THEORY OF ART 中國畫論 (編) 1967
1. 新開明語堂英語讀本 (六冊，初中用) 1967
2. 無所不談 1967
3. 平心論高鶚 1967
4. 無所不談合集 1974

四版出書・最非小說的小說

冷血